

第一章

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在毒品贩运和使用方面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国际社会在药物管制、预防和治疗方面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本章探讨了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与互联网所构成的挑战之间的交叉点，并特别侧重于不断变化的网上贩毒情况。由于加密技术的使用和管辖权问题，执法当局在监测和起诉网上毒品活动时遇到了困难，这就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经营非法药物的地方市场，使人们关切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获得毒品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平台还为预防非医疗使用毒品和提高对此类吸毒之危害的认识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与吸毒者以及吸毒者之间进行交流，协调社区的战略应对措施，并使药物检查机构能够支持公共

卫生举措。本章还讨论了合法电子商务平台被滥用于贩毒的问题，强调要努力促进政府与在线行业之间的合作。犯罪集团利用网上平台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前体化学品和其他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由于芬太尼和合成类阿片药物的高效力和用药过量致死的风险，它们在网上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麻管局为防止利用互联网贩毒而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缩略语行动、危险物质速截方案和用于实时交流信息的新精活物质通信系统等工具。麻管局指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并强调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和加强立法，以应对互联网驱动的贩毒活动中不断变化的挑战。

A. 导言

1.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国际社会通过了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重大变化之前不久，还通过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些公约是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基石，继续指导旨在保障健康和福利的一致行动。签署国有义务将药品的生产、制造、出口、进口、分销、贸易、使用和拥有仅限于医疗和科学目的，同时确保为这些目的提

供药品。¹ 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实施的立法、监管和政策措施必须是罪罚相称、人道和基于尊重人权的。² 事实证明，互联网既提供了支持公约目标的机会，也提供了破坏公约目标的机会，因为它促成了通信，为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的交易、贩运和使用提供了便利。³

2. 联合国三项药物管制条约促进的国际合作仍在防止从合法国际贸易中转移麻醉药品、精

¹《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四条第一款(c)项。

²E/INCB/2022/4。

³《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2年）。

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然而,犯罪分子也适应了新的信息和技术环境。网上贩毒的增长追随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协助交易的大趋势。互联网在毒品贩运和为非法药物制造寻找前体化学品和设备方面的作用有所发展,但尚未显著改变毒品供应链。网上非法交易的份额仍在不断增长,在全球非法毒品市场中的份额逐年扩大(价值在2,000亿至6,000亿美元之间)。⁴随着技术成分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人口中更多人使用社交媒体,由互联网提供便利的毒品市场呈现了极大的进一步扩大的潜力。⁵

3. 早在2000年,麻醉药品委员会就在其第43/8号决议中表示决心减少通过滥用万维网为非法目的提供受管制药品和前体化学品的情况。⁶2009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公布了《为各国政府拟订的预防经由网络非法出售国际管制药物准则》。⁷在麻管局2015年年度报告中,题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国际药物管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第一章述及利用互联网贩运和使用毒品这一新出现的问题。该专题章节的结论和建议强调各国有必要扩大干预范围,以应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以及通过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促进和便利非医疗使用毒品的营销技术。⁸此外,麻管局2021年年度报告将利用社交媒体促进药物非医疗使用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⁹

⁴《2005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1卷,《分析》(联合国出版物,2005年);以及Harry R. Sumnall,“加密市场对减少危害的影响:不平等与机遇”,《毒瘾》,第113卷,第5期(2018年),第801-802页。

⁵Judith Aldridge, Alex Stevens和Monica Barratt,“加密市场的危害、益处和监管:对评论的回应”,《毒瘾》,第113卷,第5期(2018年),第802-804页;Judith Aldridge, Alex Stevens和Monica Barratt,“加密市场药物购买的增长会加剧非法药物的危害吗?”,《毒瘾》,第113卷,第5期(2018年),第789-796页;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盟毒品市场:COVID-19的影响》(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2020年);以及《2023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2册,《当代毒品问题》(联合国出版物,2023年),第7章。

⁶E/INCB/2022/4。

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XI.6。

⁸见E/INCB/2015/1,第一章。

⁹E/INCB/2021/1。

4. 当前,国际药物管制面临的紧迫宏观挑战是,不受国际管制的特制化学品和前体化学品以及包括非医用合成类阿片在内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被滥用、从国内贸易中转移以及正在演变。在微观层面,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加上加密技术,增加了非法市场上的毒品供应,使执法当局更加难以防止毒品贩运。

5. 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受管制物质转入非法渠道,同时促进为合法医疗和科学目的提供此类物质。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减少非法供应需要国际合作,即使在生产阶段也是如此。识别可疑的在线交易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隐藏在合法交易中。为了适用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缔约国应采取全面、平衡的方法来监管新的在线市场。¹⁰这就需要适当侧重于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和需求、促进研究和分享知识。

B. 互联网为预防非医疗使用药物提供的机会

6. 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药店体现了挑战和机遇的双重性。二者均有很大潜力,可以改善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但同时也使非法行为体能够藏身于合法提供商之中。远程医疗是一种快速发展的卫生保健服务方案。¹¹通过互联网,医生可以在线开具处方,但一些研究表明,远程医疗和处方过量之间存在相关性。¹²对于消费者来说,

¹⁰E/INCB/2022/1。

¹¹Laura Hoffman,“远程医疗和在线处方的启示:平衡获得医疗保健和护理质量的需要”,《美国法律和医学杂志》,第46卷,第2期和第3期(2020年7月),第237-251页;Kostas Mouratidis和Apostolos Papagiannakis,“新冠肺炎、互联网和移动性:远程工作、远程保健、电子学习和电子购物的兴起”,《可持续城市和社会》,第74卷(2021年),第103182页。

¹²Tim K. Mackey, Bryan A. Liang和Steffanie A. Strathdee,“数字社交媒体、青年和非医疗使用处方药:改革的需要”,《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第15卷,第7期(2013年7月),第e143页。

互联网药店提供了更低的费用、便利性和隐私性,企业则可以节省开支并提高竞争力。¹³

7. 在向有吸毒病症者提供治疗、康复、后续护理和重新融入社会服务方面,远程医疗是接触患者的一种宝贵的额外资源,¹⁴在线提供与戒毒治疗有关的服务具有巨大潜力。¹⁵有几个在线论坛专门讨论与毒品有关的话题。这些讨论有时涉及非法购买毒品的实际后勤问题,如点名欺诈性卖家和介绍在线安全措施,¹⁶但人们也讨论吸毒的固有风险。¹⁷这些信息可以高度本地化,包括对遇到的掺假药品的警告。¹⁸虽然这种知识共享是一个积极因素,但它是否与健康相关总费用的大幅减少相关,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人很少是最易受伤害的吸毒者。¹⁹

8. 国家卫生当局可以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向青年人提供预防吸毒的建议和健康警告,并提供关于在哪里和如何就有问题的吸毒行为求助的信息。麻管局认可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为利用互联网防止吸毒和改进国家和国际一级药物管制所作的努力。

C. 互联网对药物管制构成的挑战

9.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将合法商品和非法商品的卖家和潜在买家联系在一起。贩毒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及其他在线平台为其产品做广

告,从而接触到大量国际受众。卖家和潜在买家之间的在线通信是谨慎的,甚至是加密的,并与海量的合法信息和电子商务活动融为一体。由于这些平台上的通信规模巨大,即使通信留下了数字痕迹,监管部门也很难进行监测。对网上贩运罪行采取法律行动和提起诉讼非常复杂。由于借助互联网开展的贩毒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存在管辖权问题,罪犯可以将其活动转移到执法行动力度较小、刑事制裁也较轻的地区,或者将自己的基地设在可以逃避引渡的国家。

10. 新的加密技术和创新成果,如隐藏用户互联网协议地址的虚拟专用网络,加上传统的言论自由保护、匿名权和俚语与表情符号的使用,使执法当局面临艰巨的任务。虽然很难对个人开展调查并追求其刑事责任,但贩毒者只需犯一个错误,执法当局就能确定其身份。²⁰

11. 最近,欧洲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贩运毒品,使用经过改装的智能手机,即运行EncroChat及类似软件的“加密电话”或“优良保密协议”电话。他们自认为是在秘密通信,但执法当局设法对其对话进行了解密,并从2021年开始破获了几个高价值目标。仅在法国,国家宪兵队就从6万部手机中收集了超过1.2亿条短信,数据可追溯到100多个国家。²¹随后在几个欧洲国家发生的刑事案件导致对大规模毒品贩运、杀人和武器犯罪的定罪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²²加密在线通信的双重性在于,它们对于罪犯来说是安全的,直到失去安全性为止。

¹³Sia Chong Hock, Mervyn Ming Xuan Lee和Lai Wah Chan,“监管网上药店和医药产品电子商务”,《制药工程》,第39卷,第6期(2019年11月/12月)。

¹⁴E/INCB/2022/1。

¹⁵《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¹⁶James Martin, Jack Cunliffe和Rasmus Munksgaard,《加密市场:研究指南》(英国宾利,翡翠集团出版公司,2019年)。

¹⁷Angus Bancroft,“从负责任的使用到不负责任的伤害:暗网加密市场中的非法药物使用和同伴伤害减少”,《健康、风险与社会》,第19卷,第7期和第8期(2017年12月),第336-350页。

¹⁸Aldridge, Stevens和Barratt,“加密市场药物购买会进一步增长吗?”

¹⁹Sumnall,“加密市场对减少危害的影响”。

²⁰美国司法部,“DeepDotWeb的管理员因洗钱阴谋被起诉,涉及在暗网上销售芬太尼、海洛因和其他非法商品的回扣”,新闻稿,2019年5月8日;欧警署,“Bitzlato:高级管理人员被捕”,新闻稿,2023年1月23日。

²¹Jan-Jaap Oerlemans和D.A.G van Toor,“EncroChat行动的法律方面:人权视角”,《欧洲犯罪、刑法和刑事司法期刊》,第30卷,第3和第4期(2022年),第309-328页。

²²欧警署,“DeepDotWeb被关闭:管理员涉嫌从非法暗网收益中收取数百万回扣”,新闻稿,2019年5月8日;以及欧警署,“对暗网市场的双重打击”,新闻稿,2019年5月3日。

加密电话是专门设计的智能手机,采用强化的加密方法,保护所有通信系统。虽然它们的硬件与普通手机相似,但关键区别在于先进的加密软件。这些设备优先考虑安全性和隐私性,提供加密通话和文本、安全引导、引导加载程序保护和硬件级安全措施等功能来防止篡改。

12. 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情况各不相同,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各地都在上升,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在西方国家,青少年通常在7至10岁之间获得第一部手机,青少年的网上社交活动也越来越多。²³在美利坚合众国,近40%的8至12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青少年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数个小时,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3.5小时。²⁴在美国,近半数青少年称其“几乎经常”使用互联网,这一数字是八年前的两倍。²⁵然而,在儿童上网时间增加的同时,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也在减少,包括药物滥用和打架斗殴。在公共场合与同龄人进行非结构化社交的时间越少,传统犯罪的机会和诱惑就越少。²⁶

13. 30年来,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不断演变,从中可以看出毒品分销商是如何调整其行为,以降低被捕风险的。²⁷起初,他们需要从露天的街头市场转向室内销售。在线分销是罪犯利用技术行为的延续。²⁸这并不是一个统一采取谨慎态

²³Alex McCord, Philip Birch和Lewis A. Bizo,“青少年犯罪的数字转移:界定和理解问题”,《犯罪学研究、政策和实践杂志》,第8卷,第4期(2022年6月),第243-259页。

²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医务总监发布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新建议”,新闻稿,2023年5月23日。

²⁵Emily A. Vogels, Risa Gelles-Watnick和David Massarat,“2022年青少年、社交媒体和技术”,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8月10日。

²⁶Robert Svensson等人,“非结构化活动对谁重要?非结构化活动与结构化活动在犯罪和使用大麻方面的相互作用:一项全国性自我报告研究”,《犯罪与犯罪》,第69卷,第10期(2022年7月),第2022-2045页。

²⁷Kim Moeller, Heith Copes和Andy Hochstetler,“推进限制性威慑:定性综合集成”,《刑事司法杂志》,第46卷(2016年),第82-93页。

²⁸Thomas Friis Sogaard等人,“一个电话就能带来的毒品服务:快递交易与毒品电话的社会生活”,《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69卷(2019年),第8-15页;以及Maria Tcherni等人,“网络财产犯罪的黑暗形象:网络空间是否隐藏着犯罪浪潮?”,《司法季刊》,第33卷,第5期(2016年),第890-911页。

度的趋势。网上交易的一些环节正在通过使用分散软件和加密通信而“趋向隐蔽”,其他环节则越来越明目张胆,并使用传统的社交媒体进行。迄今为止,关于这些问题的现有研究集中在北半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 加密市场:走向规模化

14. 加密市场是位于深网的在线暗网市场。深网拥有搜索引擎无法索引的内容,例如网上银行和网络邮件,并占互联网总流量的96%。暗网市场只能通过特定的软件访问,例如匿名代理网络洋葱路由器,并使用优良保密协议加密技术来掩盖电子邮件和加密货币支付。²⁹2013年,随着丝绸之路2.0的管理员被捕,加密市场首次引起公众关注。此后,美国和欧洲联盟的执法机构逮捕了数十名管理员,并以麻醉品贩运、洗钱和共谋的罪名对其提起诉讼。³⁰

洋葱路由器是一个点对点覆盖网络,允许人们匿名浏览互联网。它使用多层加密来隐藏信息的来源和目的地。洋葱路由器通过一个由7000多个中继器组成的全球志愿者网络引导互联网流量,使用户的活动难以被追踪。这个免费的开源软件通过隐藏用户的位置和使用情况来保护个人隐私,使其不受网络监控或流量分析的影响,并通过洋葱路由器出口节点确保互联网协议地址的匿名性。

15. 管理员负责网站的日常运营,收取占销售额8%至15%的交易费,并管理托管系统,以便在交货前暂扣对卖方的付款。³¹这些市场的货

²⁹Martin, Cunliffe和Munksgaard,《加密市场》和《2023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2册。

³⁰美国司法部,“三名涉嫌经营超过100万用户的黑暗网络市场的德国人面临美国毒品和洗钱指控”,新闻稿,2019年5月3日;美国司法部,“DeepDotWeb的管理员因洗钱阴谋被起诉”;美国司法部,“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关于逮捕丝绸之路2.0运营商的没收投诉,查封了几十个在线‘黑市’”,2014年11月7日新闻稿。

³¹美国司法部,“三名德国人涉嫌经营拥有100多万用户的暗网市场”;以及Martin Horton-Eddison和Matteo Di Cristofaro,“加密毒品市场的硬干预和创新:代管范例”,全球毒品政策观察站,《政策简报》,第11期(2017年),第16-27页。

币价值估计数额差异很大。2021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表示,加密市场上的毒品交易总额每年约为3.15亿美元,而另一种估计是,单个平台上的总销售额每年在3,600万美元至2.021亿美元之间。³²从2011-2017年期间到2017-2020年期间,这种暗网交易的总价值可能翻了两番。在加密市场上购买毒品涉及一定程度的技术素养,大多数人都是年轻和受过教育的吸毒者。³³

16. 购买者表示使用此类市场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获取质量更可预测的毒品的机会。有限的法医测试证实,与线下购买的毒品相比,来自加密市场的毒品掺假的可能性较小,纯度更高。³⁴买卖双方都认为,与街头交易、甚至是和熟人经销商及朋友进行的交易相比,加密市场交易在敲竹杠、人身暴力和威胁方面的风险较小。³⁵供应商通常只经营半年左右,仅与少数买家做生意,³⁶交易通常集中在少数几个关键供应商手中,他们赚取了大部分利润。³⁷

³²Naoki Hiramoto和Yoichi Tsuchiya,“通过比特币交易衡量暗网市场:从诞生到独立”,《国际法医学:数字调查》,第35卷,第301086期(2020年12月)。

³³Venkataraman Bhaskar, Robin Linacre和Machin Stephen,“网上药品市场的经济运作”,《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第159卷(2019年),第426-441页;和《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³⁴Fernando Caudevilla等人,“针对加密市场用户的国际药物测试服务的结果”,《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35卷(2016年),第38-41页。

³⁵Monica J. Barratt, Jason A. Ferris和Adam Winstock,“更安全的得分?加密市场、社会供应和毒品市场暴力”,《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35卷(2016年),第24-31页;以及Andréanne Bergeron等人,“全球疫情期间网上非法毒品交易的成功率”,《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99卷,第103452期(2022年)。

³⁶Lukas Norbutas,“在线毒品市场中的线下约束:对加密市场交易网络的探索性分析”,《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56卷(2018),第92-100页;和《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³⁷Scott W. Duxbury和Dana L. Haynie,“非法在线市场中的网络嵌入:匿名犯罪毒品交易中价格和利润的内生来源”,《社会经济评论》,第21卷,第1期(2023年1月),第25-50页;Scott W. Duxbury和Dana L. Haynie,“暗网加密市场上阿片类药物分销的网络结构”,《定量犯罪学杂志》,第34卷(2018年),第921-941页;以及Vincent Harinam,“暗网上的交易:对信任、消费者满意度和针对暗网加密市场的干预效力的审查”,剑桥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

VPN即虚拟专用网络可通过公共互联网安全地连接计算设备或网络。它扩展了对专用网络的访问,增强了安全性,降低了通信成本,并为远程工作提供了灵活性。VPN可以绕过互联网审查。虽然加密很常见,但并不是VPN固有的功能。连接是通过渠道协议建立的,基于公共互联网的VPN可以提供私人广域网的某些好处。

17. 大多数市场都是英语市场,但面向俄语市场的Hydra在201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暗网市场,之后在2022年被关闭。³⁸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境货运有所下降,加密市场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³⁹这些加密市场可能使用隐秘位置或投递点进行交付。卖家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在加密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上提供毒品的位置,随后,买家可在不与卖家见面的情况下取走毒品。⁴⁰最近,亚洲和南美洲也出现了市场平台,随着暗网向这些区域的扩张,市场的总体地理分布可能正在发生变化。⁴¹

18. 加密市场的平均交易规模也在扩大。显然,“摇头丸”类药物的批发销售量正在不断增加,类阿片的增速次之(“批发”的定义是标价超过1,000美元的清单)。⁴²这一趋势突出表明,加密市场立足于线下毒品市场,可以充当虚拟经纪人,将批发商与销售商联系起来,由销售商进行库存采购,然后再进行线下

³⁸Anastasia Meylakhs和Ramil Saidashev,“俄罗斯加密市场Hydra的定性分析”,《Kriminologisches Journal》,第3卷(2021年),第169-185页;以及Jonathan Reed,“世界上最大的暗网市场关闭,2500万美元的比特币被没收”,《威胁追踪》,2022年6月8日。

³⁹David Décary-Hétu, Masarah Paquet-Clouston和Judith Aldridge,“走向国际?加密市场毒品供应商的风险承担”,《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35卷(2016年),第69-76页;以及Jakob Demant等人,“在全球平台上实现本地化:对有组织非法毒品犯罪的加密市场转型潜力的批判性分析”,《国际刑事司法评论》,第28卷,第3期(2018年9月),第255-274页。

⁴⁰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欧盟毒品市场:新冠肺炎的影响》;以及Meylakhs和Saidashev,“对俄罗斯加密市场Hydra的定性分析”。

⁴¹《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⁴²Judith Aldridge和David Décary-Hétu,“隐藏的批发:在线药物加密市场的药物扩散能力”,《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35卷(2016年),第7-15页;以及《2023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分销。⁴³ 美国的氢可酮列管变化与通过加密市场进行的类阿片交易持续增加的时间相吻合。⁴⁴

19. 虽然有几起广为人知的管理员被捕事件, 但事实证明, 整体生态系统尽管波动较大, 却是具有复原力的。⁴⁵ 如果遭到执法当局的打击, 或是管理员退出骗局, 市场会在短时间内消失。⁴⁶ 这些系统的用户会调整并引入减轻安全弱点的功能, 例如, 可使用户在新市场上继续使用其用户名及声誉评分的验证方法。⁴⁷ 下一步的发展似乎是从使用洋葱路由器软件转向使用隐形互联网项目和类似的拥有专属网络的“真正”暗网工具, 因为执法当局已经能够对洋葱路由器采取成功的干预措施。⁴⁸

PGP 即很好保密系统, 是一种安全程序, 可通过信息解密和加密、数字签名验证和文件加密实现安全通信。PGP 由 Phil Zimmermann 于 1991 年开发, 是公钥加密软件先驱。它遵循 OpenPGP 数据加密标准 (RFC 4880), 对文本、电子邮件、文件等进行加密和解密。

2. 社交媒体: 增加本地供应

20. 传统的社交媒体平台已开始被用作非法药物和不受管制物质的当地市场, 并产生了类似

⁴³Samantha J. Brown, Jonathan C. Reid 和 Wesley Myers, “让我们谈谈偷窃 Sh * t: 在线社交及其影响线下犯罪的潜力”, 《犯罪与少年犯罪》(2023);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 《欧盟毒品市场: 新冠肺炎的影响》。

⁴⁴James Martin 等人, “限制处方类阿片的合法供应对通过在线非法市场购买的影响: 中断的时间序列分析”, 《BMJ》, 第 361 卷 (2018 年)。

⁴⁵David Décary-Héту 和 Luca Giommoni, “警方的打击行动会扰乱毒品加密市场吗? 对匿名行动的影响的纵向分析”, 《犯罪、法律和社会变革》, 第 67 卷第 1 期 (2017 年 2 月), 第 55-75 页; 以及 Hiramoto 和 Tsuchiya, 《通过比特币交易衡量暗网市场》。

⁴⁶Bhaskar, Linacre 和 Stephen, “网上药品市场的经济运作”; 以及 Joe Van Joe Van Buskirk 等人, 《执法及其他破坏后网上毒品市场的复苏》, 《药物与酒精依赖》, 第 173 卷 (2017), 第 159-162 页; 和《2023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⁴⁷Isak Ladegaard, “公开的秘密: 警察打击和创造性解决问题如何让非法市场走出阴影”, 《社会力量》, 第 99 卷, 第 2 期 (2020 年 12 月), 第 532-559 页。

⁴⁸Marie-Helen Maras 等人, “解码隐藏的暗网网络: 我们对阿尔法湾非法芬太尼贸易的了解”, 《法医学杂志》, 第 68 卷, 第 5 期 (2023 年 9 月)。

的影响。目前有数千名小型经销商在当地在线社区向用户出售毒品, 但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问题有多普遍, 以及在哪些国家最为严重。⁴⁹ 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广泛接触到这种不恰当的内容。这种活动并不局限于个别平台。社交媒体的格局瞬息万变, 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组的不同而变化。⁵⁰ 每个平台都为潜在卖家提供了一个空间, 可以调整为毒品市场。⁵¹

21. 使用社交媒体采购毒品的第一步可能是买家搜索与毒品相关的标签, 或者关注通过使用产品图片和视频或相关帖子上的标题、标签和表情符号来宣传毒品销售的主页。买家可以联系附近的卖家, 随后卖家透露自己的联系信息——通常使用具有端到端加密和临时消息功能的通讯应用程序 (一段时间后, 其中的通信内容会被删除) 或虚拟专用网络。最终的钱货交换一般在当地一级通过公开会面或送货上门的方式面对面进行, 时长通常在一个小时内。⁵²

22.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非常方便的购买方式, 增加了买家的选择权; 这种易得性消除了传统供应链中存在的年龄障碍。使用社交媒体购买毒品的行为在 16-17 岁的青少年中更为普遍。使用社交媒体购买毒品的买家更有可能自控力

⁴⁹美国缉毒署, “华盛顿缉毒署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致命假药”, 新闻稿, 2021 年 7 月 23 日; Ashly Fuller 等人, “了解和防止通过社交媒体向年轻人宣传和销售非法药物: 多学科范围审查”, 《药物和酒精评论》(2023 年)。

⁵⁰Brooke Auxier 和 Monica Anderson, “2021 年的社交媒体使用” (华盛顿特区, 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 Emily A. Vogels, Risa Gelles-Watnick 和 David Massarat, 《2022 年青少年、社交媒体和技术》(华盛顿特区, 皮尤研究中心, 2022 年);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办公室, “社交媒体和青年心理健康: 美国医务总监的建议” (华盛顿特区, 美国医务总监办公室, 2023 年)。

⁵¹Robin van der Sanden 等人, “利用 Discord 服务器买卖毒品”, 《当代毒品问题》, 第 49 卷, 第 4 期 (2022 年 4 月), 第 453-477 页。

⁵²Silje Anderdal Bakken 和 Jakob Demant, “公共和私人社交媒体毒品市场中卖家的风险认知”, 《国际药物政策杂志》, 第 73 卷 (2019), 第 255-262 页; Jakob Demant 等人, “脸书、Snapchat 和 Instagram 上的毒品交易: 北欧国家新型毒品市场的定性分析”, 《毒品和酒精评论》, 第 38 卷, 第 4 期 (2019 年 5 月), 第 377-385 页; Leah Moyle 等人, “# Drugsforsale: 对使用社交媒体和加密消息应用程序供应和获取药物的探索”, 《国际药物政策杂志》, 第 63 卷 (2019), 第 101-110 页; 和《2023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 2 册。

较差,存在表现为心理压力较高的精神健康问题,参与强迫性赌博和过度使用互联网。⁵³

23. 有限的研究发现,卖家主要宣传的是大麻和可卡因,其次是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加密市场和社交媒体市场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卖家提供的平均数量。可卡因在社交媒体上的提供量(约5克)小于在加密市场上的提供量(约15克),大麻在社交媒体上的提供量约为10克,而在加密市场上则为20克。⁵⁴这种交易还涉及处方药的非医疗使用。弱势患者群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获得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⁵⁵美国缉毒局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发现了被宣传为类阿片和苯二氮䓬类药物的假药。⁵⁶在推特上,与药品销售有关的推文中只有不到1%涉及类阿片的销售。其中共有90%的推文嵌入了超链接,但仅一半可以使用。有效链接通常指向非法销售处方药的网站。⁵⁷

3. 合法的电子商务平台

24. 过去几年间,麻管局的全球项目促进了各国政府与电子商务公司之间的自愿合作,以防止其市场被滥用于非法销售前体、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非医用合成类阿片。这些项目在主要合法电子商务市场上监测可疑供应商发布的

报价和潜在买家的购买请求。这些可疑的帖子大多是关于前体和新出现或非列管物质的(而非国际列管物质),因为只有知悉这些非列管物质的浏览者才会注意到这些物质。企业对企业的市场比企业对消费者的市场更容易遭到滥用。⁵⁸

25. 在危险物质速截方案下,已组织10多次区域和区域间会议,目的是促进各国政府与最容易被滥用的行业(即制造、营销、流动和货币化行业以及互联网相关服务行业)之间建立自愿合作或公私伙伴关系。⁵⁹与会行业已将合作范围扩大到使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域名注册商和搜索引擎等领域,以期防止制造、营销、流动和货币化行业成为贩运危险物质(即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非医用合成类阿片及其相关化学前体)的网上目标。这些会议上提出了100多项切实可行的建议,促成了两套关于促进与互联网相关服务行业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指导文件,重点为各国政府及其私营部门伙伴指出了共同问题、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易于遵循的清单。

26. 这些文件所载建议的适用取得了实际成果,包括在某非洲国家的一个主要电子商务平台上发现了提供高剂量曲马多产品和盐酸氯胺酮的可疑清单。政府当局要求该电子商务公司协助查明供应商,从而逮捕了相关人员并缉获了非法产品。同样,营业地点位于拉丁美洲的一家大型电子商务公司发现了多个可疑的卡痛(一种非列管植物基物质)清单,并利用危险物质速截方案联络点网络与有关当局分享了信息,从而查明并逮捕了网上卖家。虽然这些案件均以查明并逮捕货物销售负责人和缉获非法物质告终,但此类调查需要大量资源,在许多情况下,被联系的平台一般只是在24小时内删除此类列表。

⁵³Atte Oksanen 等人,“社交媒体和在线获取药物:美国和西班牙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全国性研究”,《欧洲心理学应用于法律环境杂志》,第13卷,第1期(2021年1月),第29-36页;Robin van der Sanden 等人,“在新西兰使用社交媒体购买药物的预测因素:大规模在线调查的结果”,《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98卷,第103430期(2021年12月);以及van der Sanden 等人,“利用Discord服务器买卖毒品”。

⁵⁴Kim Moeller, Rasmus Munksgaard 和 Jakob Demant,“非法药物价格和数量折扣:加密市场、社交媒体和警方数据之间的比较”,《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91卷,第102969期(2021年)。

⁵⁵Mackey, Liang 和 Strathdee,“数字社交媒体、青少年和处方药的非医疗使用”。

⁵⁶美国缉毒署,“华盛顿缉毒署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致命假药”。

⁵⁷Tim K. Mackey 等人,“基于推特的处方阿片类药物非法在线销售检测”,《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107卷,第12期(2017年12月),第1910-1915页;以及Tim K. Mackey 和 Gauurvika Nayar,“数字危险:非法网上药店对全球公共卫生、患者安全和网络安全威胁的审查”,《英国医学公报》,第118卷,第1期(2016年6月),第110-126页。

⁵⁸E/INCB/2022/4。

⁵⁹同上。

4. 互联网药店和远程医疗

27. 正如麻管局在 2009 年所强调的那样，⁶⁰ 在合法供应链之外购买药品的问题当时已经日益严重。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明确规范互联网销售医药产品的法律，这些国家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这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因为许多消费者会使用互联网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⁶¹

28. 医药产品的在线销售是国际医疗保健系统中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互联网药店是出售处方物质和非法药物的平台。虽然有许多合法、有执照的药店，但非法网站仍主导着全球市场。⁶² 处方药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健康话题，据估计，全球非法药品贸易价值达 44 亿美元。2021 年，国际刑警组织牵头开展了一次国际打击行动，关闭了数千家提供非法产品的假冒网络药店，这些产品中大部分是假冒或未经授权的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检测试剂盒。其他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现象，但市场的实际规模尚不清楚。⁶³

29. 只需在线搜索“pharmacy”、“pharma”或“pharm”等词，就能找到互联网药店。此类搜索得出的结果会链接到一个互联网地址 (URL)，其中会宣传销售的药物并公布联系信息。在这方面，网络药店会提供关于各种物质的供应量、运输条款和最终交易的联系信息，以及有关钱

货交易方式的资料。⁶⁴ 网络药店还会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相关主题的帖子来发布广告链接。他们会在评论区提供如何使用加密性第三方通讯平台与他们取得联系的信息，并回答有关毒品供应量和价格的询问。⁶⁵

30. 美国在 COVID-19 大流行高峰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18% 的受访者会在网上购买处方药，并使用 Tumblr、Wickr 和 Pinterest 等社交网站来识别互联网药店。⁶⁶ 一项对匈牙利门诊病人的调查发现，经常在网上购买商品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在网上购买药物。⁶⁷ 一项研究比较了人们对网上购买处方药的安全性的认知，发现互联网药店被认为“相对安全”，而使用加密通信应用程序 (如 Kik、QQ、Telegram 和微信) 进行药品销售交易被认为不太安全。男性更有可能认为所有在线平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⁶⁸

31. 互联网药店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问责制来确保购买产品的质量。据估计，96% 的互联网药店未能遵守法律和安全要求，有些甚至窃取了消费者的信用卡信息。消费者无法评估从互联网药店购买的药物是否是假冒的、未经批准的，甚至是非法的。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 估计，从非法网址购买的药品中有 50% 是假药。⁶⁹ 假药可能有害，因为它们可能含有低含量的活性成分、不合格的成分甚至错误的成分。许多互联网药店不要求消费者提供医生开具的所需医药处方的证明。他们可能会要求潜在买家填写一份医疗调查问卷，但这类问卷往往并不完

⁶⁰《为各国政府拟订的预防经由网络非法出售国际管制药物准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XI.6)。

⁶¹Hock、Xuan Lee 和 Wah Chan，“监管网上药店”。

⁶²András Fittler 等人，“消费者转向互联网药店市场：关于匈牙利患者在线购药频率和态度的横断面研究”，《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第 20 卷，第 8 期 (2018 年 8 月)；以及 Neal Shah、Jiawei Li 和 Tim K. Mackey，“用于检测和描述 Instagram 上非法药物交易评论和互动的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药物滥用》，第 43 卷，第 1 期 (2022 年)，第 273-277 页。

⁶³国际刑警组织，“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行动中关闭了数千家假冒网上药店”，2021 年 6 月 8 日；国际刑警组织，“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行动中缴获了 1,100 万美元的非法药品”，2022 年 7 月 20 日；以及 Grazia Orizio 等人，“‘今天购买可节省 30%’：网上药店与消费者外围思维的增强”，《药物流行病学与药物安全》，第 19 卷，第 9 期 (2010 年 9 月)，第 970-976 页。

⁶⁴Orizio 等人，“‘今天购买可节省 30%’”。

⁶⁵Shah、Li 和 Mackey，“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

⁶⁶Charlotte Moureaud 等人，“通过社交媒体购买处方药：关于流行程度、风险认知和动机的调查研究”，《卫生政策》，第 125 卷，第 11 期 (2021 年 11 月)，第 1421-1429 页。

⁶⁷Fittler 等人，“消费者转向互联网药店市场”。

⁶⁸Moureaud 等人，“通过社交媒体购买处方药”。

⁶⁹Hock、Xuan Lee 和 Wah Chan，“监管网上药店”；Bryan A. Liang 和 Tim Mackey，“寻找安全性：解决搜索引擎、网站和提供商对非法在线药品销售的责任”，《美国法律和医学杂志》，第 35 卷，第 1 期 (2009 年)，第 125-184 页；以及 Orizio 等人，“今天购买可节省 30%”。

备。⁷⁰可疑的营销策略进一步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许多互联网药店并不说明所出售药物的副作用,却以劝诱性的方式做广告,这暴露出他们关心销售和利润,而不是关心消费者安全。

5. 贩毒和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的后果

32. 互联网使得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的国际贸易有所增加。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从秘密化学品制造商处购买以“研究用化学品”名义出售的必要化学品,用于制造强效新型精神活性物质。⁷¹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些犯罪集团的行为表明,当封控阻碍其接触原始供应商时,他们能够进行调整并找到替代来源。⁷²在前体化学品国际贸易方面,互联网导致此类物质报价上涨。大多数前体化学品具有“两用”属性,由于合法贸易量很大,贩运者很容易获得这些物质,而执法当局难以发现。几年来,与前体有关的可疑网上帖子促使执法部门开展刑事调查,从而缉获被转移的前体并逮捕贩运者。

33. 对政府和执法当局来说,调查表层网上的帖子是一项挑战性工作。通过监测互联网活动和查阅搜索记录所收集到的信息可表明贩运者对特定非管制化学品的兴趣。例如,麻管局注意到,特定的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前体(3,4-亚甲二氧基苯基-2-丙酮缩水甘油酸乙酯)的互联网搜索记录数量与该前体的缉获数量和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该物质没有合法用途,在缉获量增加的同时搜索记录的增加可作为非法药物制造的代用指标。⁷³

⁷⁰ 欧洲药品管理局,“网上购药”。可在 www.ema.europa.eu 上查阅;以及 Moureaud 等人,“通过社交媒体购买处方药”。

⁷¹ Jonathan Caulkins,“药物和药物市场的根本性技术突破:大麻和芬太尼案例”,《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94卷,第103162期(2021年8月);以及 Bryce Pardo 等人,“合成阿片类药物新时代的来临:创新干预的需要”,《毒瘾》,第116卷,第6期(2021年6月),第1304-1312页。

⁷² 《2021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5册,《新冠肺炎与毒品:影响和前景》(联合国出版物,2021年)。

⁷³ E/INCB/2022/4,第201-203段。

34. 使用传统社交网站和加密应用程序的趋势表明分销日益本地化,获取毒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区域和地方一级,即毒品分销的最后一级,执法当局很难破坏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因为他们可以更改会面地点。从长远来看,这种本地化的在线分销可能比其他由互联网驱动的供应模式更具变革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和隐秘投递点的利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供应的增长。

35. 这种本地化供应也丰富了原本在传统市场上难以获得的毒品种类。⁷⁴诸如麦角乙二胺(致幻剂)和裸盖菇素(致幻蘑菇)等致幻剂在网上可广泛获得。其他受到严格管制的含有麻醉药品和精神物质的物质也可通过互联网市场获得。滥用精神病处方药是日益严重的全球卫生问题。此类产品有镇静剂、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和其他药物,包括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情绪稳定剂和抗痴呆药。虽然这些药物可以在网上买到,但其存在仍然微不足道。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用于治疗类阿片依赖的药物;这类药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的网络上也大量存在。⁷⁵

36. 芬太尼及其他合成类阿片的网上存在令人严重关切。不断推出的新型和改良版合成类阿片在全球范围内对监管和执法当局构成挑战。⁷⁶许多加密市场都设有针对芬太尼的规定,管理者试图对掠夺性供应商实施禁令,但此类供应商仍会设法秘密出售芬太尼。加密市场的毒品供应中,约10%是类阿片;所有毒品广告中,芬太尼广告的占比不到1%。活跃的芬太尼供应商大约有300个,在2019年1月2日至3月27日期

⁷⁴ 《2023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2册。

⁷⁵ Jack Cunliffe, David Décary-Héту 和 Thomas A. Pollak,“非医疗处方精神药物使用和暗网:一项加密市场分析”,《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73卷(2019年),第263-272页;以及 Isak Ladegaard,“立刻就迷上了?非法电子商务市场中的阿片类药物、大麻、摇头丸和其他药物的赠品和样品”,《药物问题杂志》,第48卷,第2期(2018年4月),第226-245页。

⁷⁶ Kim Moeller 和 Bengt Svensson,“购物直到放弃:在瑞典互联网论坛上评估芬太尼类似物”,《药物问题杂志》,第51卷,第1期(2021年1月),第181-195页;以及 Pardo 等人,“合成阿片类药物新时代的来临”。

间,市场上估计有 27.3 至 39.3 千克芬太尼⁷⁷ (1 公斤芬太尼有可能杀死 500,000 人)。⁷⁸

6. 网上信息共享

37. 吸毒者在各种讨论论坛上分享技巧和剂量建议。⁷⁹ 虽然这种信息共享反映出毒品兜售有所增加,但也可以加强减少吸毒不良后果的努力。通过互联网传播警告信息可以扩大药物检查服务的覆盖面。这种服务分析通常由在电子舞曲场景中使用“摇头丸”的人提供的样本。药物检查服务可以识别吸毒者认为自己正在吸食的物质与其实际吸食物质之间的差异。通过互联网,可迅速将这一信息分享给吸食这些物质的其他人。在药物掺杂危险物质或具有异常高效力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挽救生命。大多数寻求毒品信息的人此前从未接触过药物检查服务,可能对官方当局发出的警告持怀疑态度。药物检查服务的另一个好处是可识别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然后可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欧洲联盟预警系统等主管当局。⁸⁰

38. 有几个论坛专门讨论与加密市场有关的主题。最初,自由意志主义政治讨论很突出,但其热度逐渐消退,论坛用户转而热衷于讨论更现实的后勤问题,例如对欺诈性供应商的警告、不可靠的管理员和线上安全措施。人们还讨论吸毒的固有风险,同时,由于论坛不禁止讨论贩运问题,贩运信息可实现高度本地化,并包含有关既往掺假药物的警告。⁸¹ 虽然这类知识共享是一项积极因素,但它不太可能导致与健康有关的

费用的显著减少,因为加密市场用户很少是吸毒者中最弱势群体。⁸²

39. 吸毒者可在网上分享以低风险制造可自制型毒品的方法指导。吸毒者不再依赖合成受管制的前体来制造甲基苯丙胺,而是学会了从可合法获得的加工产品中提取前体,并在网上分享程序。⁸³ 最近的一个趋势是转向定制前体(通常是“伪装式前体”),这些前体更接近所需的最终产品,因此几乎不需要化学加工。⁸⁴

40. 通过互联网传播知识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是对与吸毒相关的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影响。大麻在某些法域实现合法化,无意中减少了将大麻视作非法药物的法域对该物质的非正式社会管制,促进了大麻的进一步正常化。在大麻合法的地区,尽管大麻存在已知的健康风险,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和药房仍将其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进行宣传。⁸⁵

7. 国际条约

41. 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可作为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基础。《1988 年公约》第 6 条涉及引渡,第 7 条涉及司法协助。尽管《公约》在互联网得到广泛使用之前就已存在,这两项条款迄今仍然适用。第 7 条第 2 款规定,可为下列任何目的提出司法协助的请求:(a) 获取证据或个人证词;(b) 送达司法文件;(c) 执行搜查及扣押;(d) 检查物品和

⁷⁷Sumnall, “加密市场对减少危害的影响”。

⁷⁸Sabrina Vidal 和 David Décary-Héту, “摇一摇和烤一烤: 通过在线甲基苯丙胺配方探索毒品生产者对法律限制的适应性”, 《毒品问题期刊》, 第 48 卷, 第 2 期 (2018 年 1 月), 第 269-284 页。

⁷⁹Silvia L. Cruz 和 Raúl Martín-del-Campo, “合成阿片类药物作为新的精神活性物质”, 载于《阿片类药物: 药理学、滥用和成瘾》, Silvia L. Cruz 编辑 (瑞士 Cham, 施普林格国际出版公司, 2022 年), 第 363-383 页。

⁸⁰Silje Anderdal Bakken 和 Sidsel Kirstine Harder, “从交易到影响: Instagram 上的大麻在线营销”, 《犯罪、媒体、文化: 国际期刊》, 第 19 卷, 第 1 期 (2023 年 3 月), 第 135-157 页; Brown, Reid 和 Myers, “让我们来谈谈偷 * t”; Samantha Hoepfer 等人, “完美公式: 在两个最近合法化的国家评估大麻药房网站上的健康声明、产品和定价”, 《物质使用和误用》, 第 57 卷, 第 8 期 (2022 年 5 月), 第 1207-1214 页; 以及 Isak Ladegaard, “净化框架: 大麻和迷幻药的数字‘消费者报告’如何使吸毒正常化并中和其反文化潜力”, 《社会学》(2023)。

⁷⁷Roderic Broadhurst, Matthew Ball 和 Harshit Trivedi, “芬太尼在暗网市场上的供应”, 《犯罪和刑事司法趋势和问题》, 第 590 卷 (2020 年), 第 1-14 页; 以及 Maras 等人, 《解码隐藏的暗网网络》。

⁷⁸美国, 缉毒局, “关于芬太尼的事实”。见 www.dea.gov/resources/facts-about-fentanyl。

⁷⁹Aldridge, Stevens 和 Barratt, “加密市场药物购买会进一步增长吗?”

⁸⁰Claudio Vidal Giné 等人, “药物检查服务作为监测工具的效用及其他效用: 对 Pirona 等人的回应”, 《国际药物政策杂志》, 第 45 卷 (2017 年), 第 46-47 页。

⁸¹Bancroft, “从负责任的使用到负责任的损害”; 以及 Martin, Cunliffe 和 Munksgaard, 《加密市场》。

现场; (e)提供情报和证物; (f)提供有关文件及记录的原件或经证明的副本, 其中包括银行、财务、公司或营业记录; (g)识别或追查收益、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 以作为证据。

42. 为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 会员国目前正在协商就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制定一项新的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各个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海关组织和世卫组织)正在利用互联网改进药物管制, 现行国际公约也可应对网络犯罪问题, 但目前尚无关于这一主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包括政府间组织、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公司在内的各类利益攸关方正在为网络犯罪公约提供投入。根据会员国提交的书面材料, 网络犯罪公约将包含刑事定罪、总则、程序措施和执法、国际合作、技术援助、预防措施、实施机制和最后条款等章节。

8. 监管工作

43. 针对合成类阿片及其前体的国家监管对策各异, 有的将与特定化合物有关的所有物质一律刑罪化, 有的对物质进行单独评估。当一些国家的政策限制性较低或不执行此类政策时, 其他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些漏洞。⁸⁶在合成类阿片和相关物质方面, 此类情况使犯罪分子能够利用国家法规的差异, 在一个法域购买产品, 并在另一个法域高价出售。这一分销链中的所有步骤都是在网上进行的。⁸⁷一些国家政府制定了具体的立法或条例, 涵盖与前体有关的互联网帖子。根据麻管局资料, 印度、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⁸⁶《202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⁸⁷Pardo等人, “合成类阿片新时代的来临”; Peter Reuter, Bryce Pardo和Jirka Taylor, “想象芬太尼的未来: 合成类阿片取代海洛因的一些后果”, 《国际药物政策杂志》, 第94卷, 第103086期(2021年8月)。

44. 非法互联网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药品, 危及全球患者的安全。目前的法律、监管和执法对策是不够的。为遏制这一趋势, 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多地尝试使用认证方案来解决此类关切。⁸⁸麻管局了解到在一些国家(如中国)适用的具体法规, 要求所有通过互联网销售前体的实体都必须向国家主管部门登记。一些专家建议实施国家互联网药店方案, 使互联网药品销售受许可证约束, 甚至建议对包括网站、搜索引擎和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在内的所有各方设立刑事处罚。2014年, 推行了“药店”域名计划, 以补充国家认证体系。搜索引擎公司需要对互联网药品卖家进行“核实”, 但不为非法活动提供便利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开设地位于欧洲联盟的互联网药店必须在其网站显示通用标识, 指向经验证的互联网药店在线名单。⁸⁹

9. 执法行动

45. 跟踪所有种类合成类阿片及其类似物和前体的工作需要国际合作。国家执法机构需要了解化学品和设备名称, 才能调查表层网上与前体化学品销售有关的可疑帖子。还需要通过与私营互联网行业的自愿合作以及政府发起的监测机制来调查麻管局分享的线索。⁹⁰借助麻管局提供的关于与前体有关的可疑互联网帖子的线索, 已得以缉获化学品并捣毁犯罪网络。2018年, 通过一项调查, 缉获了近10吨醋酸酐、麻黄碱和氯胺酮; 并在2022年查获了一批运往澳大利亚的甲基苯丙胺。⁹¹

46. 执法机构和国家司法当局需要配备必要的工具和资源,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做出响应。贩运和网络犯罪均为优先事项, 当局应采取多机构

⁸⁸Hock, Xuan Lee和Wah Chan, “监管网上药店”; 以及Mackey和Nayyar, “数字危险”。

⁸⁹欧洲药品管理局, “网上购药”; Hock, Xuan Lee和Wah Chan, “监管网上药店”; E/INCB/2022/4; 以及Liang和Mackey, “寻找安全”。

⁹⁰E/INCB/2021/4。

⁹¹同上。

办法,与业界合作,成立网上调查单位和联合行动国际工作队,并开展协调行动。⁹²一些网络犯罪调查专家指出,目前在打击前体贩运方面面临法律障碍,特别是在保留与因特网协议地址和域名登记有关的数据方面存在障碍。

47. 执法机构已成功针对前体和非列管化学品贩运采取新的侦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企业对企业网站或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上张贴前体或非列管化学品的在线虚假广告,并使用诱捕行动收集有关化学品潜在买家或卖家的信息。进一步利用特工行动可提高调查效率,并能更好地开展跨境合作,包括电子数据交换。⁹³ 2023年6月,麻管局开展了关于调查与前体化学品有关的可疑互联网帖子的培训活动。这凸显了就与前体有关的互联网帖子的具体特点开展针对性培训的价值,这些帖子通常出现在表层网上,与此相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最终产品大多出现在暗网上。

D. 麻管局为各国政府防范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支助

48. 2009年,麻管局发布了《为各国政府拟订的预防经由网络非法出售国际管制药物准则》,其中建议各国政府采取广泛的行动,包括行政、立法和监管规定,以遏制国际管制药物的非法销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58/3号决议确认了这一点。

49. 此外,麻管局还开发了实用工具,以便利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贸易,确保

⁹²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欧盟毒品市场:新冠肺炎的影响》; Harinam,“黑暗网络上的交易”; Mehdi Najafi, Hossein Zolfagharinia 和 Fatemeh Asadi,“天使对抗恶魔:打击结果不确定、结构不明的非法供应链中的走私”,《计算机和工业工程》,第176卷,第109007期(2023年); 以及 Lukas Norbutas, Stijn Ruiters 和 Rense Corten,“眼见为实:二元嵌入和声誉对非法药物加密市场信任的影响”,《社会网络》,第63卷(2020年),第150-161页。

⁹³ E/INCB/2022/4。

这些药物可用于医疗和科研目的。这些工具包括国际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麻管局国际药物管制制度,该制度使麻管局能够监测受管制物质的使用情况。为便利前体化学品的国际贸易,同时防止其转入非法渠道,并支持各国政府应对不受国际管制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非医用合成类阿片的贩运问题,麻管局还开发了在线系统,以监测贸易并促进政府合作、信息交流和联合调查。这些工具包括网上出口前通知、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简化版、前体事件通信系统、新精神活性物质通信系统和危险物质速截方案情报。为提高各国政府执行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能力,麻管局学习方案电子模块可供国家主管当局使用。

50. 2021年,麻管局全球项目在另一个领域成功促进了各国政府与电子商务公司开展自愿合作以防范其市场遭到滥用,即开展有针对性、有时限的“缩略语行动”,着重关注通过表层网贩运前体行为。麻管局还为查明前体和网络犯罪相关调查面临的实际障碍和法律挑战提供了进一步协助。查明的障碍和挑战包括以下方面:(a) 缺乏有关通过网站或社交媒体寻求出售或分销前体或在此过程充当中介的国家法规;(b) 不愿对可疑的帖子展开调查,因为它们可能是骗局而不是合法的前体贸易;(c) 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买方或供应商知道拟在网上出售或购买的前体打算用于非法制造药物,导致人们认为缺乏支持启动刑事调查的法律依据。⁹⁴ 需要克服这些障碍和挑战,以提升国家主管部门对可疑网上帖子开展调查的能力。

51. 网上毒品分销具有全球性,这使得有必要开展合作工作。要减少非法制造的前体贩运,需要认识到防范前体从合法渠道转移以及国家主管部门与业界部门之间开展合作的公担责任。⁹⁵ 对于查明新威胁和制定有效对策而言,这些努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危险物质速截方案可建设国家应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合成类阿片及

⁹⁴ 同上。

⁹⁵ E/INCB/2017/4 和 E/INCB/2016/1。

其前体的贩运的能力,并支助各国政府发展公私伙伴关系,以防范利用与互联网有关的服务行业,包括电子商务市场、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域名注册机构/注册商。⁹⁶ 危险物质速截方案包括在线工具,为交换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情报提供了基础设施。这些工具有助于防范通过滥用与互联网有关的合法服务进行贩运,还包括针对无已知合法用途的物质的监测和监控清单。这类物质被用作受管制前体的替代品。

52. 新精活物质通信系统使各国政府能够就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非医用合成类阿片的事件实时分享信息,而危险物质速截方案情报工具为各国政府就涉及这些危险物质的事件(包括在互联网上提供此类物质的实例)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

53. 与相关企业对企业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是有效遏制利用表层网贩运前体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⁹⁷ 危险物质速截方案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与相关领域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即支付服务、化学品和药物制造商、邮政服务、快递服务、货运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以及私营邮政、特快专递和快递服务,还有域名注册商和新兴金融服务和产品(如电子钱包服务)、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和加密货币。各国政府与这些部门之间的对话成果已汇编成若干实用指导出版物,供从业人员参考和使用。

54. 危险物质速截方案还向主要的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公司提供信息,这些公司积极致力于保持其平台不存在涉及提供可疑物质和危险物质的非法活动。提供的指导包括关于采取自愿合作措施、监测和调查可疑帖子以及采取平衡办法防范借助互联网进行的转移和走私的相关信息。⁹⁸ 麻管局支助的针对性行动最近取得的经验表明,还需要进行后续调查,以查明可能的买方和卖方,从而取得长效成果。

⁹⁶ E/INCB/2022/1。

⁹⁷ E/INCB/2022/4。

⁹⁸ E/INCB/2021/1。

E. 解决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问题的执法、公共卫生和社区对策

55. 从执法角度来看,基于互联网的非法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对执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都力争在批发和零售两级对网上贩运犯罪建立可信威慑。针对性威慑根据预先确定的高价值或高风险交易标准对目标进行优先排序,从而能够提高执法的破坏性影响。⁹⁹ 暗网管理员是执法部门打击、逮捕和起诉的目标。尽管出现了新的加密市场,而且在执法部门开展禁毒行动后,吸毒者向新市场进行了迁移,但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打击最活跃罪犯的做法减少了犯罪,也给其他涉案人员带来不确定性。由于这种额外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操作安全程序的要求,从而增加了整个分销链的成本。¹⁰⁰

56. 此外,增加通信要素可以提高打击效率。¹⁰¹ 虽然互联网使识别目标变得困难,但它也使与目标取得联系变得容易得多。当局可以告知非常活跃的供应商,某项方案已将其列为具体目标,执法部门了解他们的活动,并正在努力揭露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一努力与逮捕行动互为补充,旨在劝阻吸毒者,这类似于打出警告横幅,减少其他类型的网络犯罪的持续时间。¹⁰² 与所有共同犯罪一样,网上交易受管制药物取决于

⁹⁹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欧盟毒品市场: COVID-19 的影响》; Najafi、Zolfagharinia 和 Asadi,“天使对抗恶魔”。

¹⁰⁰ 美国司法部,“三名德国人涉嫌经营拥有100多万用户的黑暗网络市场”;司法部,“DeepDotWeb的管理员因洗钱阴谋被起诉”; Décarry-Héту 和 Giommoni,“警方的打击会扰乱毒品加密市场吗?”; Isak Ladegaard,“我们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我们会抓住你:在数字毒品市场中测试威慑理论”,《英国犯罪学杂志》,第58卷,第2期(2018年3月),第414-433页;以及 Harold A. Pollack 和 Peter Reuter,“更严厉的执法会使药品更贵吗?”,《毒瘾》,第109卷第12期(2014年12月),第1959-1966页。

¹⁰¹ Nicholas Corsaro、Rod K. Brunson 和 Edmund F. McGarrell,“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和露天毒品市场:审查罗克福德拉动杠杆威慑战略”,《犯罪和违法行为》,第59卷,第7期(2013年10月),第1085-1107页。

¹⁰² David Maimon 和 Eric R. Louderback,“网络依赖型犯罪:跨学科审查”,《犯罪学年度审查》,第2卷(2019年),第191-216页。

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包括对平台管理员技术能力的信任。瓦解这种信任的成功例子包括执法机构接管网站,并在逮捕原管理员后继续运营网站。这类行动可以降低买卖双方对网上毒品交易技术基础设施的总体信任程度,这类似于便衣警察打入毒贩内部,对其构成压力,迫使毒贩调整做法。¹⁰³

57. 互联网还为公共卫生和社区对策提供了新途径,以实施预防吸毒、提供治疗、进行后续护理和实现重新融入社会的战略。社区参与和民间社会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药物检查服务就是一项示例,它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同伴教育、信息共享和咨询,甚至可以为建设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预警系统做出贡献。虽然这些卫生和社区对策具有积极性,但必须指出,这些措施的目标应当是减少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的不良后果,而不是纵容或鼓励贩毒。¹⁰⁴

F. 结论和建议

58. 互联网在改进国际药物管制和防范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方面具有潜力。互联网促进了用于医疗、科研和工业目的的受管制物质的国际贸易。合法的互联网药店和远程医疗使偏远地区的患者能够获得基本药物和咨询。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持续开展的研究可以改进对潜在滥用互联网行为的早期检测,并发现无证互联网药店。吸毒者与公共卫生和社区服务机构的在线信息共享可以减少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的不良后果,充当针对新型吸毒模式的预警,并将吸毒者与治疗及其他医疗服务联系起来。政府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预防药物滥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¹⁰⁵ **麻管局建议各国政**

¹⁰³ Bruce A. Jacobs, “威慑与威慑能力”,《犯罪学》,第48卷,第2期(2010年5月),第417-441页;以及Rasmus Munksgaardengren等人,“性价比更高?网上毒品市场中的普遍信任”,《英国犯罪学杂志》,第63卷,第4期(2023年7月),第906-928页。

¹⁰⁴ E/INCB/2016/1。

¹⁰⁵ E/INCB/2019/1。

府开展预防药物滥用运动,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关于药物相关风险的提高认识信息。

59. 然而,互联网也为贩运和非医疗用途使用受管制药物提供了新机会。本章概述的各种形式的借助互联网的毒品和前体贩运构成跨国网络犯罪,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采取有效的监管和技术行动。针对互联网协助贩毒的各种形式--使用加密市场、社交网站、加密应用程序、电子商务平台和非法互联网药店--所带来的挑战,都需要采取立法和政策措施来应对其在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贩运中的独特作用。¹⁰⁶ 合法的商品和服务在线通信与贸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扩张,使非法贸易商能够利用这些平台来实现其目的。全球通信和商业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进步。这些进步也为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发生在网上,同时与线下发生的刑事犯罪相结合。¹⁰⁷ 即使是在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最高层,也在利用互联网和加密通信提供的便利,使用社交媒体分销毒品行为的增长导致区域一级的毒品促销活动增加,增加了供应,提高了吸毒者之间的知识分享。¹⁰⁸ 因此,敦促各国政府确保拥有法律和操作手段来起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运营的非市场。

60. 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监管当局和相关部门私营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与查明互联网非法内容相关的问题并不限于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的贩运。此问题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即处理助长非法行为的网上内容。在个人、公众和相关企业的利益之间找到适当平衡点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不同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使得限制一种国际现象的努力变得错综复杂。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考虑这一问题,利用各个

¹⁰⁶ Hoffman, “揭示远程医疗和在线处方”; Mackey和Nayyar, “数字危险”; 以及Tim K. Mackey、Liang和Strathdee, “数字社交媒体、青年和处方药的非医疗使用”。

¹⁰⁷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欧盟毒品市场:新冠肺炎的影响》; 以及Maimon和Louderback, “依赖网络的犯罪”。

¹⁰⁸ 《2023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2册。

组织的专家在网络犯罪和洗钱以及毒品和枪支贩运、伪造和其他形式走私方面的专门知识。¹⁰⁹

61. 目前,正在展开的这些努力依赖于各国政府与社交媒体公司开展自愿合作。针对由互联网提供便利、利用传统媒体进行的毒品贩运,需要在公私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同步对策。围绕改善与互联网药店的合作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明限制这种交易存在可能性。其目的是以新的和创新的方式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参与其中。¹¹⁰ 当快递公司、金融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公司配合执行电子商务法规时,执法调查的效率最高。旨在有效监管医药产品电子商务的公私伙伴关系应包括执行行业准则、咨询意见和警告。立法应解决与非法互联网药店有关的风险。法律框架基本上是国家性的,涉及嫌疑人的引渡请求需要在条约或公约的基础上加以协调。¹¹¹ 麻管局鼓励缔约国与那些易受利用的私营部门实体发展私营部门伙伴关系,以促进自愿行动,提高其服务的诚信、声誉和安全性。这包括分配足够的资源,建设网上调查领域的国家能力,加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早期发现互联网犯罪的系统。

62. 这需要付出长期努力,以建立国际共识,并提高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互动的能力。公私伙伴关系应包括与吸毒者合作制定有效对策的主要行业、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麻管局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工作,并通过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几个主要行业,即社交媒体公司、在线支付服务和信息技术提供商合作。¹¹² 用于贩运的互联网服务具有全球性质,这给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之间提供司法协助带来了难题。由于管辖权问题以及各国在所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据链方面的法律标准不同,打击贩运者的国际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¹⁰⁹ E/INCB/2022/1。

¹¹⁰ E/INCB/2021/1。

¹¹¹ Hock, Xuan Lee 和 Wah Chan, “监管网上药店”。

¹¹²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警署,《欧盟毒品市场:新冠肺炎的影响》;以及 E/INCB/2022/1。

63. 特别是,关于麻管局在其危险物质速截方案下协助各国政府应对合成药物构成的威胁的努力,鼓励缔约国:

- 确定易被合成毒品贩运者利用的私营部门公司、行业协会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如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消费者和搜索引擎公司、互联网注册/登记机构、社交媒体和在线金融服务,以便与它们合作,协助防止利用互联网相关服务贩运危险物质。
- 利用禁止类阿片非法销售伙伴项目的芬太尼相关物质清单,以及项目的其他无已知合法医疗、科学或工业用途的危险物质清单,鼓励行业合作伙伴除了为了研究和分析目的,自愿避免制造、销售、进口、出口或分销这些清单上的任何物质。
- 与危险物质速截方案合作,利用麻管局“政府和工业界为防止合成类阿片、芬太尼和相关危险物质贩运而开展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相关服务自愿合作实用指南”等工具,促进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参与、对话与合作。
- 在本国警察、海关、邮政、卫生监管和药物管制机构中指定危险物质速截方案的积极执法联络人,通过麻管局新精活物质通信系统交流可疑货物和缉获信息,帮助促进与私营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杜绝、瓦解和摧毁利用互联网相关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的贩运网络。
- 利用通过新精活物质通信系统提供的实时打击贩运工具,包括危险物质速截方案情报高清工具、电子学习个人培训环境平台和其他工具,开发可操作的情报,以识别和联系利用互联网相关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的贩运者。